

安顿 / 著

天堂

雨



北京出版社



90266420

安顿 / 著

天堂 雨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堂雨 / 安顿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6

ISBN 7-200-04628-0

I. 天… II. 安…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电影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 I267 ②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7481 号

天 堂 雨

TIAN TANG YU

安 顿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0 000 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200-04628-0

I·726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似是故人来

- | | |
|-----|-------------|
| 5 | 每个夏季，在仁静的酒吧 |
| 23 | 天国的颜色 |
| 43 | 难得你的诺言 |
| 57 | “苦孩子” 查理 |
| 65 | 卡玛达夫妇在“洋人街” |
| 71 | 玉龙第三国的美眉 |
| 85 | 我是我的天使 |
| 93 | 静如琉璃 净如琉璃 |
| 103 | 欧洲的天空下不下雨 |
| 127 | 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
| 151 | 鞋子的故事 |
| 159 | 你可曾凝视过马的眼睛 |
| 165 | 昨夜东风 |

I267
2956

2BA50 / 45

天堂雨



纯真年代

- | | |
|-----|---------|
| 185 | 3个女人的巴黎 |
| 193 | 缘分的天空 |
| 207 | 孤身上路 |
| 217 | 野百合也有春天 |
| 223 | 橄榄树下的情人 |

天堂雨

- | | |
|-----|------|
| 233 | 猪笼草 |
| 237 | 止于礼义 |
| 241 | 信与不信 |
| 245 | 网上情书 |
| 249 | 让我死吧 |
| 253 | 秋水伊人 |
| 257 | 恰到好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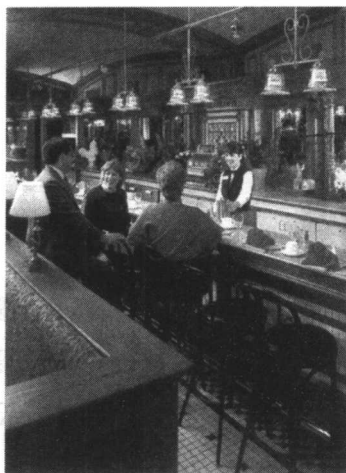
261	母亲节的礼物
265	秘密
269	浪漫
273	可出卖的经历
277	见仁见智
281	假装
285	花月留痕
289	忽略
293	恨不相逢未嫁时
297	承诺
301	好合好散
305	复婚
309	但是
313	别人说
317	为爱逃亡

天堂雨

似是故人来



似是故人来



每个夏季，在仁静的酒吧

那一刻，她的眼光带领我回到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眼光里埋藏着深深的、我自以为只有我能看明白的忧伤。

天堂雨



新书《焚心之恋》写完之后，我像每年夏季一样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新书“出街”，我的日子却每每变得虚空而且了无生气。那时候我知道，该去云南了。

云南之行是我对自己一年一度的奖励。

多少年前第一次目睹碧塔海绝美的秋色，我在草地上静坐了很长时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形容秋季的碧塔海和它周边景物的颜色，只能笼统地称之为“秋天”。当时我想象这里应该是死的时候灵魂飞翔着到达的第一个好地方。一路裹挟着这样的念头回到丽江的小酒吧，坐在木头格子窗边上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写笔记，偶然抬头，就看见了一双清澈而温柔的眼睛。她把一张画了钢笔画的纸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那是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信手涂鸦。

“是碧塔海？”她用不太纯熟的普通话问。

似是故人来

我点头。

“店里有画布和颜料，要不要画？”她指了指酒吧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支着有些破旧的画架，上面是一幅未完成的风光。

我摇头。

她闪烁着清亮的眼睛微笑：“没有颜色能表现碧塔海。不画也是对的。”

人和人就是在顷刻之间亲近起来的。她的话让我在刹那间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在遥远的异乡多雨的午



天堂雨

后，竟然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着如出一辙的话来表达如出一辙的感受，那是何等愉快的感觉？

在午后来酒吧的人很少，当然也是因为古城的酒吧太多。作为老板娘的她无需照顾客人。直到黄昏，她始终坐在我的对面，整理一大纸箱子CD，偶尔抬眼看看蜷缩在竹椅里、把笔记本架在腿上写写画画的我。

我站起身要走，她忽然把手中的CD放下，随着我站起来：“能等一下吗？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和酒吧隔着一道布帘的里间。出来时，她手中拿了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本书的作者。能不能留下你的名字？”说话的当儿她把书翻到了扉页，我看见书的勒口上那张看上去跟我的实际形象没有什么关联的、模糊的照片。

那天我知道了她叫仁静，和我同年、同月出生，贵州

人。我们相识的时候，我才只写了一本书，而且，那本叫《绝对隐私》的处女作正让我体验着初涉江湖的种种。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每个漫长的午后都是在仁静的酒吧度过。她很少说话，常常是坐在我的对面看书。她的侧影很美，像精致的塑像，细腻而有韵致。我在笔记本上画她的眼睛、鼻子和嘴，还有涂成金色的、尖尖的指甲，然后撕下来推到她面前。她端详一会儿，站起身去拿来一面镜子，把我的“仁静梗概”贴在镜子上。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她的话还是很少，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她一天比一天更关心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我终于不能不对她说：“仁静，明天，我要回北京了。”



天堂雨



她把手中的一片十字绣轻轻放在桌子上，抬起眼睛，用温和而绵长的目光包裹住我：“是吗？这么快。”

那是一个非常幽静的时刻。时间仿佛停止下来，让我

们可以从容而沉静地凝视对方，彼此记住。

“你还没有了解我。我已经从你的书里了解了一部分你。”她淡淡地说，“要是我愿意跟你说说我自己，你会有兴趣听吗？”

所有的故事大约都这样开场，特别是当对方是一个婉约如仁静一般的女人。那种试探、那种长时间的犹豫和对我的默默观察都不陌生，也都不让我感到不习惯。我是谁？我是一个游走在别人的故事门外、随时准备走进去稍做停留的人，不习惯的从来只是对方。

仁静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氛围：暖暖的姜茶、半掩住窗户的格子布窗帘和浅淡而凄厉的爱尔兰音乐。所有的一切莫不十分契合一个女人的寂



天堂雨



寞心事。

“我是到了丽江才改名叫仁静的，这是一个很像藏族人也很像佛教徒的名字。我喜欢。”她把盛着姜茶的玻璃杯环握在双手之间，热气蒸腾。她好像不觉得烫手，好像那热度刚刚好让她感觉到久违的温暖，一直暖到她的心底。“我是从贵州的穷山沟里跑出来的。那种穷困，你不能想象。有意思的是，我学的不是能够养活自己的专业。我学了美术，而且不是专业出身。”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随着仁静的叙述一点点走进她的记忆,那些关于穷困、关于背叛、关于误解和关于伤痛的记忆。仁静的叙述仿佛一架忠实的摄像机,把一个沉默的女人过去经历过的每一个时期都如实地再现出来:

少年的仁静穿着接了一截又一截裤脚的破裤子奔走在贵州的山区。她用的是一把油布伞,上面没有色彩、没有绣花、没有浪漫而暧昧的图案,有的是她妈妈用碎布片打的补丁。雨水太大了,透过布的补丁,点点滴滴打在她瘦小的身体上,很冷冽也很硬朗。

第一次到火车站,和吸烟斗的父亲告别,挎着花布包袱的仁静半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爹爹说:“不好就回来,有我的饭吃,就有你的。”仁静没哭。那时候她开始隐隐约约懂得,一个女人再会流眼泪,眼泪里也不可能有好前程。

天堂雨



人生有多少契机来自出人意料的因缘际会？仁静遇到了那个愿意画她的男人，画她的脸、她的手、她的侧影、她的一颦一笑……最后，那个人开始画她的身体。仁静一边贡献着自己一边开始学习画画，那是她在贵州的山沟里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她从男人的宠爱中发现了自己的天分。那时候，她不知道她的天分究竟在于少女身材的曼妙还是她真的有潜质成为和他一样的“艺术家”。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年，仁静从少女变成少妇和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拒绝过那个有着和她一样沉静目光的小女孩儿。她曾经多么想拒绝带她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她不可能有合法的父亲。然而最终没有能够阻止，就像她不能阻止那个男人对她的控制和占有一样。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孕妇，他在10个月中的全部作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